考信錄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二

大名崔述東壁譔著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周室封建彙考

周之制度儀禮周官所載正錄已辨之矣封建職官之制前篇亦詳之矣然尚有無所附麗而未及之者故復綴以此篇

補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
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說者遂
謂孟子嘗籍去之後不得其實未足爲據余按論語
云可以寄百里之命春秋傳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國
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傳曰出可
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是經傳皆以百里爲侯
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戰國以後人

所摭故不知而妄爲之說耳說並見前周公相成王

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按周之封同姓成鱄以爲武王富辰以爲周公以經

傳考之衛封於武王世曾與晉封於成王世二子之
言皆不盡合而姬姓之國至於四十晉韓邢茅必在
其內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
葢古人之文多舉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
武王言之富辰以與召公對舉則稱周公焉其實乃
陸續所封不可槪謂之武王尤不得專屬之周公也
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見其非一時之事
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左傳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自富辰稱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廢封建二世而亡及漢興大封同姓刑白馬而盟約非劉氏不王由是後之論者咸謂周之封建皆爲蕃衛子孫之計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貽謀之善也以余考

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舊臣湯雖崛起一方而其賢臣多在異姓故孟子曰湯立賢無方周則賢多出於懿親其於傳記可考者同姓則召公近屬則二虢諸弟則周公康叔畢公毛公賢在親則封在親故曰遂建明德其親親也即賢賢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湯雖起自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開基而大伯虞仲以長讓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爲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見四方之靖至成王

然後安享之以爲祖父之德而吾獨享之於心不自安故分其祿而與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蓋不以祖父之祿私一身非以天祿而獨私其兄弟也周之封建親戚豈但爲藩衛子孫計哉且周亦非獨封其親戚也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然則同姓之封初不先於異姓蓋亦未必遂多於異姓也特其後嗣有盛

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遺於親戚非專擇於親戚而封之也明矣論者但見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度古聖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鄭以安王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國而但言其封親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是也正如王子朝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不過以晉爲王母弟故專言之豈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曹滕應韓之庶弟乎嗟夫聖人之心其湮沒於不善

讀書之人者豈可勝道哉故今錄周之封建先先代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別封次成王之封武穆次蔡仲之紹封而取成鱄富辰祝鮀王子朝之言彙列於首庶學者參伍求之而有以識聖人封建之盛心也

右通論周之封建

補　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

三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備覽○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史記周本紀

樂記云武王克商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未下車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帝堯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陳下

車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
林余按此二書所載與史記國名互異古書散軼不
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車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
王畿之外莫非侯國滅一國始封一國今武王始克
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國大典也當先尋求其
後然後備禮而命之於廟中又豈車中所能爲者而
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屬之克殷日也蓋此文特
作者形容之詞正如春秋傳所云楚子伐宋屨及於

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極言
其速耳非眞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記之文於備覽

右先代後裔之封

補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於
河 左傳成公十一年

補 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 孟子

備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史記齊太公世家

史記此文下云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余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齊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萊人安能與爭太公至成王時猶在王室是太公未嘗親就國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絕類戰國策士之言蓋其所假托故不錄

右功臣之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書康誥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

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左傳定公四年

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僞孔傳因之釋孟侯三句云周公稱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書傳駁之今錄於左

蔡九峯康誥篇序傳　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

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
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
說者又謂寡兄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
謙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
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
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
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
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余按經文明稱王

若曰朕其弟其爲武王誥之無疑蔡傳之說是也分器錫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則斷斷在武王之世矣故今從蔡傳列之武王之世封魯之前惟所云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尚恐未然葢不知何篇之簡而其篇已逸耳說並見前武王克商周公弔二叔兩條下

附錄。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並左傳

按文昭惟封衞見於經傳曹滕郕霍諸國皆無可考

以此推之可矣

右文昭之封。以上並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

補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孟子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左傳定公四年

史記周本紀云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尚父於營邱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是謂燕魯之封皆在武王世也余按周公於武王爲弟於成王爲叔父而詩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則是封魯者成王也周公東征三年而奄始滅而
傳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則是封魯者成王時事
也蓋周初之制親戚功臣之受祿內外皆有之周召
畢郇在畿內者也齊衛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內外
分重輕也周公既受祿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魯至成
王之世周公內輔政事外定商奄制禮樂靖四方成
王以爲周公功大無以爲報故別封伯禽於魯而使
其次子襲畿內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爲例而

別封於燕耳周衰王室東遷內諸侯漸微而外諸侯之勢盛由是後人不復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當在蔡衛曹滕之後遂以爲武王之世齊魯同時而封誤矣故今載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闕之

右別封

補 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左傳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 左傳昭公十五年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左傳定公四年）

呂氏春秋說苑並云成王與唐叔虞燕居翦桐葉以爲珪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成王曰與虞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史記所載略同惟以爲史佚事唐柳子厚嘗辨之今錄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

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

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余按邑姜武王之元妃成王邑姜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長矣說見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喪條下不得以唐叔爲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國大典爲兒戲也柳子之辯詳矣獨其篇末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則是猶以此事爲或有但非周公之所爲耳史佚亦賢臣詎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豈容不諫而聽之乎此必無之事故今不載而取柳子末數

語删之

右武穆之封

補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左傳定公四年

僞尚書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傳文而衍之者其序之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詞亦綴輯前人語言以成篇者故今但載左傳原文

右綏封。以上並成王世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孟子

周官稱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僞尚書采其說遂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余按周時巡狩年數經傳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傳云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杜氏註云征謂巡守征行則是周亦以五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載一巡狩周乃改爲十有二

年亦未免失之疏濶大抵三代以上文多缺畧事
難詳考傳記各記所聞互有同異皆不足以爲據故
今但采孟子之文記巡狩朝覲之大略至於年數多
寡缺之不失爲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
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同上

自漢以來說者多謂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

侯之上耳余按孟子此文王於諸侯慶之讓之貶之削之莫敢違王命者是其予奪之權操之天子何有於弱亦豈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東遷王室微弱號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西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東遷以後自諸侯出者也豈得見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晉文襄之世進退臣僚皆惟君命是聽頃定以後六卿專政公室始

卑魯僖文之世權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豈得謂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厲姓暴犬戎內侵驪山之變畿甸盡沒於戎使其時無諸侯則天下皆騷動非勝廣起於閭左則劉石興自塞外雖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咎周也且周之封國見於經傳者不過薊祝陳杞蘇檀齊宋諸國及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四十而已其餘皆夏商之舊國也武王即不封建此千數百

餘國豈不能據地自雄者若盡取而滅之使先世帝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盡殄絕其祀而後已是豈聖人之心也哉大抵漢唐文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時勢其所關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覲巡守之制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時其經制亦不能專繫於一代故不以載於正錄而別述此篇統紀其制而分類以記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周職官附考

周之官制詩書皆未詳言周官一書亦多附會唯孟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載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

按春秋於列國之卿皆書爲大夫則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則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東遷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稱爲卿以別於他大夫而

此文與王制遂沿而稱之耳又按春秋傳卿之下有上大夫變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別疑皆後世所增如魯三卿之外復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晉六卿之外復有郤缺趙穿等未有軍行之卿者然恐當以孟子此文爲近是

三代之所以異於兩漢者何在乎兩漢之所以異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蓋非一端而設官其尤著者也

周官王制雖皆出於後人之手不無揣度附會之失

當日官制不可詳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諸侯之國
大者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
治者要不下百數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無不
逮一人有善得以賞之一人有惡得以罰之是以豪
猾無所用其武斷吏胥無所施其朦蔽也孟子曰無
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
則不足於養野人多而君子少則不足於治是以先
王量民數以設官而不肯惜小費以致廢大事也兩

漢則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鄉三老嗇夫游徼亭長之屬耳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猶有秩有祿選其賢者充之是以其人尙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尙可勉强從事以故其治尙爲近古風俗尙多渾厚至隋盡廢鄉官一縣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時承南北朝之後久亂之餘戶口稀少猶之可也至唐開元天寶之際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寧元豐以後戶口之盛尤遠過於前代豈此數人者之

所能徧理無怪乎百姓之爭日多而吏胥之權日重也

附論。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中庸官何以當盛也所以優大臣也亦卽所以熙庶績也何者一國之政多矣非數十人所能徧理設官少則勢不能兼顧非惟政事之多廢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權僕從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官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卽設一

官則人有餘力而事有專責有一官卽擇一人則人知自愛而事無不舉爲大臣者但能課其勤惰而總其成而庶績自底熙矣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一大

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按大國地方百里倍次國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倍小國也而小國之君十卿祿以田計之當食一萬六千畝以下食田畝數並見集註中所引徐氏說次國食二萬四千畝多於小國者僅三之一大國食三萬二千畝多於次國者僅四之一大國之閒田將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春秋與諸侯之卿皆書曰大夫猶士之有上中下耳

大夫與士則名分判然隔絕而卿祿有四大夫三大夫者大夫祿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竊謂讀此章者但當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細數孟子固曰其詳不可得聞也然則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嘗考春秋以前諸侯之國大約分爲九區內一區爲鄉遂以爲君祿外八區爲都鄙以爲大夫士之祿猶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而王畿方千里也猶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畝而中爲公田也然則大國之君祿當倍次國次國當

倍小國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國小臣數多則其祿之降殺亦多小國小臣數少則其祿之降殺亦少然則大國次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祿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詳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僅倍大夫況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蓋春秋之世卿權益重卿祿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說其實皆當以漸而殺非獨卿與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爲率大小

臣之降殺以倍爲率雖有增減要不甚多於此見先王之不以天祿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周衰典籍散軼後人雖有纂述而揣度附會者居多幸孟子此章猶存尙可得其大槪餘已詳經界考中茲不𧬊贅

附論。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中庸祿何以當重也所以恤羣臣也亦卽所以責羣臣也何者士旣受官於朝必將資以養其父母妻子也位

益尊則所費益廣祿不足以贍之惟賢而有守者乃能絜已而安貧耳若其守少不堅則必有聚斂於百姓以自奉侵蝕於國帑以自肥者無怪乎民日困而國日貧也故善治國者必與士以重祿使無內顧之憂交謫之患則少知自愛者皆恥為聚斂之臣恥為盜臣矣而又擇其賢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婦子寧者乎有不倉廩實而府庫充者乎故驟觀之若費而細察之實省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齊語

附錄○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同上

此所謂鄉官也與前所載孟子六等之文互相發明
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數十家而即爲之長數百家而
即爲之帥則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難治吏胥無
所投其隙奸豪無所肆其暴誠良法善政也桓公去
古未遠先王之制猶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
治齊國所以能霸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務省費
省費則必省官日減日少遂至於數萬戸而止付之
一人即有賢令長亦不能以偏理況賢者不可多得

非假手於吏胥則置民事於不問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橫行賦歛獄訟何一非吏胥操其權倡賭盜賊何一非吏胥爲之主吏胥富而閭閻日以彫瘁矣置民事於不問則强凌弱衆暴寡良民日困非兇悍無以自全於是里巷之間相率習爲豪强爭鬬以自保其身家無怪乎民日貧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輕視桓文羞言管仲吾獨以爲不然姑無論其他唐宋以來名臣賢相史不絕書有復古鄉官之制者乎有

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則管仲未可輕也惟漢諸葛武侯嘗自比於管樂其後相業果爲秦漢以來第一人亦何必爲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異於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其實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遠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漢唐以後王政存者寧有幾乎若之何輕視桓文也國語之文雖難盡信然此文於理與時勢皆得之必非妄者觀此猶足見三代之遺制故并錄之

存參。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論語公冶長篇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晉文公在齊有馬二十乘齊陳文子有馬十乘則百乘家之最大者矣聖人以千室百乘相對爲言然則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尋常之邑不過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尙多能盡其職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彥聖人始以千室許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數

萬戶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烏可得乎

存參。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傳成公十七年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爲小則邑之大者當亦不多也此雖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則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觀此言猶可想見當時之美政也

鄉官之制乃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必不可廢者亦

非但鄉官也百里之內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無廢事而後世皆舉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雖屬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鄉官直舉而措之耳不知何以無人討及此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遺蹟補考

石鼓

岐陽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詩唐韓退之以爲周宣王時所作宋歐陽永叔云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况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二君謂韋與韓韋詩詳後汪上湖石鼓說中）其論當矣而張淏雲谷雜紀則云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蘇勗載記

云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其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則又以韓公之說爲是歐公之疑爲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說辨之頗詳今載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　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見聞唐貞觀中蘇勗始紀其事鄭餘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仁宗皇祐四年向傳師得之民

閒十數乃全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其家後改大興府學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爲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於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各五鼓按韋蘇州詩謂是文王時鼓宣王時刻韓文公直稱宣王時作逮宋今本亦作宣王無文王字

程泰之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云成有岐陽之蒐指是成王歐陽公集古錄乃有三疑而鄭夾漈以秦權秦斤證之指爲秦刻沿及金源元遺山中州集云往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金史採其事入本傳鄭馬二說後人議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竊嘆馬氏有卓識矣所惜其文未見曾不知其定爲後周何時耳此下節刪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禮誥法周書則詩襲雅

頌之文誠無足異但史稱周武帝崇尚儉樸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獵豈肯夸耀其車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贇撫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無字其稱及鹿者有四且有一章而兩言鹿者合之則鹿字凡六見焉有曰我鹿允異豈非瑞應意乎文內鱮鯉楊柳靈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宣帝窮奢極

麗車旗章服俱倍數前王此詞當是大象元二年閒天臺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王稱宣帝而宣帝每自稱爲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葢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於即位之始即傳位皇太子衍顧不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乃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乃帝與皇帝連及也靜帝即位僅七歲其三年爲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禪位於隋其時石鼓

甫成應卽委棄而參文入識者少唐賢徒見車攻馬
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潤色文章耳其詞其文後人
自有明於鑒察者正不必依傍韓蘇篤信而不敢議
也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傳與余言一證其同異哉
余按石鼓所刻詩詞不載宣王一事亦無宣王時一
人名不知唐人何由决知其爲宣王自東周以後下
迄於隋書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時物必
爲世所寶貴稱道者當不知幾許何以稱者皆不存

存者皆不稱乎漢都長安距岐爲近班固扶風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應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蘇勗與章懷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證唐何足爲據自蘇勗至韓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書傳所載稱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餘年而反無一言之見於書傳然則此鼓之在漢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歐陽子之疑是而淏之言非矣是故韓韋謂爲宣王蘇子瞻想當然之說也張淏言安知秦漢無稱道之

者秦檜莫須有之獄也以想當然莫須有折天下之獄則獄靡不寃以想當然莫須有斷古書古物之眞僞則書與物靡不失實然則即謂此鼓爲堯舜時所作謂夏商之時書傳不存安知無稱道者亦誰能窮其誣哉汪公之辨詳矣此鼓果爲宇文氏之物余雖未嘗詳考然斷非周物則較然也○又按雲谷雜紀以爲成王時物者乃韓元吉而上湖以爲程泰之以爲秦時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爲鄭夾漈所引互

異蓋韓程皆嘗謂爲成王任鄭皆嘗指爲秦刻論者各據所見之書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爲異也

羑里城

湯陰城北有文王演易臺其地高於旁者丈餘卽唐人所稱羑里城也城中地故高月久城頹惟高原存焉故人以臺呼之唐封氏聞見記嘗辨其妄今錄於左

封氏聞見記一則 相州湯陰縣北有羑里城周迴可

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於城外丈餘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按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實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家以爲保固耳

余按湯陰之西爲林縣其北爲安陽又北爲磁州距余鄉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餘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壘石爲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廣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頹或半頹余數往來於諸

縣閒問之土人皆云前代避亂之所然則湯陰此臺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葢築城自保勢須據險以高臨下有山則據山無山則築平地使高築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無足異者但臨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見見亦不爲意而湯陰之臺東逼驛道人皆知之旣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羑里之事附會之耳余又嘗居磁州卽唐頓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湯陰此臺者不下數十葢卽

封氏所謂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頹土人呼爲骨堆最大者有霸王骨堆蓋以大得此名韓信骨堆蓋韓姓之訛其村農相傳云項羽與韓信相拒於此地以築骨堆大者爲勝夫羽與信固未嘗戰於此即至此亦豈有餘暇以築臺較其勝負乎羑里之城當亦類是里巷流傳之語固不可據以爲實也嗚呼湯陰有演易之臺則陳州亦當有修春秋之閣矣涿州有張飛井趙州有魯班橋甚矣邪說之入人深而不學無術者多喜事也

○按羑里之事本戰國人所述既相傳爲有此事矣秦漢以後因以演易附會之既復相傳有演易之事矣魏晉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會之證據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說市有虎而曾參殺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說皆相因而生者乎邢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簾洞山下果樹甚繁好事者遂以爲西遊記孫悟空發祥之所而建猴王廟焉嗚乎世所言古跡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備考。畢在鎬東南杜中史記周本紀

備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

皇覽

備考。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史記正義引括地志

按此諸說則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長安之西南也

自唐以前無異說者至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五戶

春秋奉祀始以咸陽縣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冢爲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誤八百餘年前人辨之詳矣今不復贅但取史記諸家之言載之以備後人考證云爾

古物古蹟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僞亂眞或附會舛誤而人遂信以爲實其所關亦不細故亦補而辨之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二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三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刊

周制度雜考

春秋所書列國之君多有稱某子者滕侯杞伯亦多稱爲滕子杞子（春秋中無侯伯兼稱者惟杞薛嘗一稱爲侯然桓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據公羊乃會紀侯二家文誤則隱十一年薛侯來朝恐亦是文誤耳）說者謂周之列爵凡五子爵在伯之下男之上其本侯伯而稱子者或以爲時王所黜或以爲聖人所貶也余按列國之爵受之先王傳之先君周道

既衰而孔子乃布衣之士安能黜之貶之若可以貶其爵則亦可以進其爵何以不聞有子而進稱爲公進稱爲侯伯者侯伯可貶公亦可貶既可貶爲子亦可貶爲男又何以不聞有公而貶爲侯伯侯伯而貶爲男者乎由是言之謂爲時王所黜聖人所貶恐皆未必然也余嘗細考經傳之文子之爲稱乃未成乎諸侯之名與伯及男不同義也故有天子之卿而稱子者尚書之微子箕子春秋之單子劉子是也有諸侯在喪未即位而稱子者葵丘之稱宋子

溫之稱陳子是也有撫有一國未成爲君而稱子者叔武之稱衛子子儀之稱鄭子是也皆不成之爲諸侯也若其國而夷也則亦稱之爲子吳楚邾莒徐沈鄭潞之屬是也此葢古制如此即本侯伯之爵而旣雜於夷則亦槪以子稱之故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滕杞之稱爲子當亦如是故傳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又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非貶之黜之葢略之而等之諸夷也猶後世之於僭國皆稱之爲魏主吳主

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夫爵既有五矣何以其等止分爲四公侯伯既各爲一等矣何以子男獨同爲一等乎蓋子也者未成乎諸侯之稱也既未成爲諸侯則其班當隨乎其最卑者是以與男同一位也說者不加細考謬以子與公侯伯爲一例遂謂貶黜其爵爲子則宋衛陳鄭之稱子又何說焉且非但國君有子之稱也其後大夫士亦稱之蓋春秋之初卿尚罕有稱子者間一有之如衛石子齊高子之類亦但以爲稱不以

爲謚也若魯共仲成季齊管敬仲衛石駘仲之屬爲謚皆稱以字惟晉欒共叔國語作欒共子蓋後人所追稱衛自寗莊子石祁子始連謚稱爲子晉自趙成子欒貞子以後魯自季文子孟獻子以後而卿莫不以子繫於謚矣大夫雖尚未謚以子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類然相稱亦以子若叔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類是也至春秋戰國間而子遂爲通稱凡有名於時者雖布衣之士卒稱爲子若莊子惠子鬼谷子之類是也故論語顏淵之賢子路之長皆不稱子至孟子時顏淵始稱爲子閔子騫冉有間一稱子而曾子有子則皆稱

以予雖其門人所記亦其時之先後然也至孟子時則高夷徐陳公都之屬莫不稱子矣然則子也者本末成乎諸侯者之稱漸而卿稱之漸而大夫稱之又漸而布衣之士亦稱之者也猶之乎君本國君之稱漸而卿大夫亦稱君儀禮公士大夫皆稱爲君至後世而朋友亦相稱爲君也說者不考稱子之由故其釋君子也以爲有位者謂之君有德者謂之子豈知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稱詩之君子至止君子來朝皆稱諸侯之詞而後世以稱有德者耳猶稱大德者爲大人不肖者爲小

人也孟子云說大人則藐之遂罷云吾儕小人毋有云小人何知皆以位言不詳究其始末而但揣度附會以爲說以君與子分屬之位與德失之遠矣。

逸周書中有謚法篇傳史記者取而冠之簡端其文云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云云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謚法之所爲制意必將以勸善而懲惡也善者謚以善惡者謚以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然後人知所以勸懲今此篇中經

緯天地曰文錫民爵位亦曰文聖聞周達曰昭容儀恭美亦曰昭使睿聖之君與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爲勸至於克定禍亂曰武夸志多窮亦謂之武亂而不損曰靈死而志成亦謂之靈美惡同詞聖狂一例褒貶之義無存勸懲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諡法欲何爲乎帝也王也公侯之與君也長民者之稱非諡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欽明者史臣贊堯之詞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成鱄引而釋之以見文王詩本言王季鱄以爲文王之德然耳豈得

皆甫之[illegible]齊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蓋沿商制以干名爲號者今乃以丁爲諡然則乙癸亦當爲諡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愛夸惑之類春秋時從未有以之爲諡者則此篇爲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諡法必先分別夫應諡之人或通行於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衛康叔之後五世無諡齊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鐸皆四世無諡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無諡周公子伯禽亦無諡晉唐叔子燮父子皆

無謚周果制爲謚法何以諸國之君皆無謚乎葢謚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漸而起者上古人情質樸有名而已其後漸尚文而有號焉至湯撥亂反治子孫追稱之爲武王而謚於是乎始然而子孫卿士未有敢擬之者周之二王謚爲文武葢亦彷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故亦謚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倣而行之猶之乎商有三宗西漢亦有三宗至後漢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無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沒也成王特賜之謚召公歷相三朝康

王遂倣周公之例而亦謚之然皆以為特典非以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諸侯謚者寥寥數世之後俗彌尚文遂無有不謚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擬也至周東遷以後而卿大夫始漸有謚嘗以春秋傳考之晉自文公以前惟欒共叔有謚國語有韓定伯狐偃先軫有佐霸之功而謚皆無聞至襄公世趙衰欒枝始有謚而先且居胥臣之屬仍以字稱則是亦以為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謚為常先縠三郤以罪誅乃無謚降於平頃則雖欒盈之以作亂死荀寅

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謚矣魯大夫有謚者較他國爲獨多然桓莊以前卿尙多無謚者昭定之閒則榮駕鵞南宮說子服公父之倫下大夫靡不謚者鄭大夫初皆無謚至春秋之末子思子産亦有謚惟宋大夫始終無謚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齊彼此互異若是然則謚之由漸而起彰彰明矣卽靈厲之屬其初亦非惡謚而子孫臣庶公然加之也蓋賢者旣奉以嘉名而不賢者無可推崇則亦依倣其性情行事而謚之書云靈承於旅詩云

濯濯厥靈論語云子溫而厲又云君子聽其言也厲靈與厲何嘗卽爲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謚暴主而其後遂以爲辱耳猶之乎周有恭王晉有恭公漢有順帝未嘗不爲美名而自南北朝來宋有順帝周與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順爲忌諱也周書之作蓋在戰國秦漢之間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復雜取傳記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戴記曲禮篇稱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王制篇云東方曰夷

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明堂位篇亦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皆以蠻夷戎狄分屬四方後世說者沿而不察皆以爲然余按禹貢梁州章云和夷底績緜之詩云昆夷駾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是西亦有夷也詩韓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是北亦有蠻也春秋經傳公及戎盟於唐公追戎於濟西齊侯伐山戎無終子使孟樂如晉請和諸戎楚大

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是東與南北亦皆有戎也安在可以四方分哉蓋蠻夷乃四方之總稱而戎狄則蠻夷種類部落之號非以四者分四方也故禹貢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堯典亦云蠻夷猾夏則是九州之外皆爲蠻夷初未嘗分戎與狄也蓋夷猶裔也裔猶邊也以在九州邊上故附見於九州在冀揚爲島夷青爲嵎夷萊夷徐爲淮夷梁爲和夷謂之要服則是猶有禮教存焉故春秋傳稱用夷禮是

夷未嘗無禮但不及中原文物之盛耳蠻則蠢然無知故但謂之荒服然則蠻夷以內外分不以東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蠻不得專屬之東南也蓋唐虞都冀北近南遠每服雖約以五百里然北常狹南常廣故蠻在南方爲多而記禮之家多齊魯之士地近東夷遂誤以夷專屬之東而以蠻專屬之南耳戎者西方蠻夷之一猶其有氐與羌也狄者北方蠻夷之一猶其有追與貊也其見於經傳者數者之外復有庸蜀髳彭微盧百濮百越之屬然惟戎與

狄爲最盛往往分居四方故狄或居冀或居雍而戎或鄰於秦或鄰於楚或鄰於晉於齊於魯於燕猶氐羌之盛於漢晉間也及戰國之世而戎狄漸微是以其後無聞不得以戎屬之西狄屬之北而與蠻夷分列而爲四也故春秋書公會戎于潛齊人狄人盟于邢公伐戎衞人侵狄戎侵曹狄伐鄭狄侵我西鄙晉人敗狄于箕如此者不啻數十事而從未有直書夷伐某國蠻伐某國及會夷盟蠻伐夷侵蠻者傳稱晉武公伐夷此夷乃王畿采邑非蠻夷之夷而春秋傳與楚鄀莒往

往稱爲蠻夷亦從未有稱爲戎狄者然則是戎狄爲國名而蠻夷乃其通稱彰彰明矣大抵戴記諸篇漢儒所撰其說多本之傳然沿而誤者常十之六七故考三代之事雖一名一物之微皆當取信於經其次則參考於傳不得但據戴記之言遂信以爲實也

隋唐以來世皆以左爲上或謂古人亦上左者或又因檀弓文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左遂謂古人吉事以左爲上凶事以右爲上者余考之春秋傳皆上右

者惟楚人上左耳桓王之伐鄭也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鄭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皆先書右而後書左其敘宋之六官亦皆先右師後左師則是皆以右爲上也即晉之三軍亦上軍在右而下軍在左何以知之城濮之戰胥臣以下軍之佐犯陳蔡而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而楚左師潰邲之戰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夫晉楚之師相向而戰則楚之右晉之左楚之左晉

之右而晉常以上軍當楚左下軍當楚右是上軍在右而下軍在左也惟敘楚之軍帥皆先左而後右故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諸侯之國皆上右也然右廣左廣右盂左盂右司馬左司馬皆先右而後左則是楚人且不盡上左矣由是言之三代以上固以上右爲常故禮賓由西階主人由阼階西在右東在左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是上之則曰右之下之則曰左之也豈但顧命之陳寶先西序後東

序先西房後東房必凶事乃上右乎哉戴記之文本難取
信而檀弓中尤多乖謬況所謂尚右尚左者乃手之所向
非身之所處初非以此別上下者烏得據此而以上下分
吉凶乎下至漢世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王陵既
免乃徙陳平爲右丞相諸呂誅後平以周勃功大復以右
丞相讓勃而自爲左則是此時猶以右爲上也況三代以
上乎曰然則樂記之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記信陵君傳之
從車騎虛左往迎侯生何也曰傳曰自陝而東者周公主

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東在左西在右故謂分周公左召公右耳非以左右分上下也書曰太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亦畢公分左召公分右然乃先言太保後言畢公者則是但以東西分左右初未嘗以左右分上下也至於車中之位尤與堂上不同御者執轡必居車中持矛者必在右乃便於事惟左爲閒散之地故尊者常居之今公子自御車故虛其左以待侯生此自車中事宜與朝廷之班位賓主之揖讓無涉也

大雅既醉篇云公尸嘉告鳧鷖篇云公尸來燕來寧舊說皆以尸爲天子之尸毛傳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然則大夫之爲諸侯尸者卽稱曰大夫尸士爲大夫尸者卽稱曰士尸乎朱傳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云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然秦事不師古故名多不正而言多不順豈得以之例周且周固稱王子王孫何獨於尸必稱爲公尸乎此無

他以大雅中爲皆天子祭祀之詩故不得不委曲以爲解耳然余細玩兩詩惟多頌禱之詞初無一語及天子若嘉樂之詩者何所見其必爲天子之尸而非公卿之尸經言公尸吾知爲公之尸而已以楚茨信南山例之可矣不必別爲說以通之也又按虞夏商周之書皆未有言祭之用尸者商頌亦無之周頌所稱祭品樂器牛羊鐘鼓之屬詳且備矣然獨無一言及於尸其見於二雅者鳧鷖旣醉二篇皆云公尸不云王尸楚茨信南山二篇則卿大夫祭祀

之詩也且玩其詞意皆不似成康以前作或以天子至尊
臣下不敢爲之尸邪抑尸本非聖人所制之禮周末文勝
相習而成風邪儀禮本非周公之書亦無天子祭禮戴記
後人所掇尤不足據學者缺所疑焉可矣
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則以國稱卿大夫則以家稱士庶
人則以室稱故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稱士
庶人者也曰三家者以雍徹三家末睦因其十家九縣皆
稱卿大夫者也曰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曰三國入函谷曰

六國連衡皆稱諸侯者也然下不得兼上上得以兼下故天子亦稱國詩所謂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是也亦稱家書所謂惟公勤勞王家永不忘在王家是也亦稱室詩所謂王室如燬書所謂乃心罔不在王室春秋傳所謂王室實蠢蠢焉是也諸侯亦稱家傳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是也亦稱室傳所謂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也卿大夫亦稱室傳所謂三室如一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是也卿之庶子亦稱側室故傳云卿置側室又

曰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其後相沿凡庶子皆稱爲側室漢文帝賜南越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是也文帝高帝之庶子也後人不求其故但見此文遂以側室爲指薄后而稱妾爲側室失之遠矣

洪範補說

天錫禹九疇之文見於禹上篇又見於武王下篇皆未及

詳疏其義故今補之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按武王亂臣十人莫非賢聖乃復訪於勝國遺賢者何葢

聖人之心常自以爲不足好問好察舜武王無以異也此

所以繼唐虞而成成周之盛治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

倫攸敘

聖人者本天以出治者也故武王一啟口即曰惟天陰騭下民周自太王以及文王治極盛矣武王纘三王之緒豈容有所不知而此乃云不知彝倫攸敘何哉聖人之心常自處於不知聖人之志必欲追蹤唐虞而後已蓋聞箕子得九疇之傳故殷勤而訪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

九疇彝倫攸敘

此原洪範之由。九疇錫於唐虞之世唐虞之書豈容無一言及之而竟缺焉者禹謨九共等篇書之缺者多也此可知唐虞之善政後人不得見者蓋亦不少幸而武王有此一訪否則九疇之學將至箕子而絕後人不復得見之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

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舉九疇之目。五行者九疇之一耳水者五行之一耳然治水失宜卽五行皆失其正五行失正卽九疇皆失其傳故九疇必先以五行五行必先以水也五事以下皆言用者五行者天地自然之氣所生故不言用五事以下則皆人事之所當盡故言用也五福六極統於一疇者禍福賞罰相濟而行之不可分爲二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列五行之名○何以首五行也天地之大用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故九疇先以五行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推五行之義○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皆所以表五行之性而土獨係以稼穡者何稼穡者養生之要務也人非是不能生故以此表土之用而云稼穡作甘也○世所傳五

行之術非尚書意說詳見五行辨中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列五事之名。何以次五事也所以自敕其身者也施於民者謂之政故著於身者謂之事身之末正何以治民

右以五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推五事之義。言何以曰從也順理而成章之謂也後

世态尚淅奇多求工於詞藻而或不必盡合於理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思何以曰睿也人心之靈無所不通苟能用之於正則天地萬物之理皆可以思而得之故曰睿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此列八政之名當爲八政章之上此下當有缺文推八政之義。次之以八政何也聖人之生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將使民各得其所者也故以政繼事也民莫衆於農治

國莫重於農事農者所以爲食也無食則不能生故稱農用八政而先之以食也此先王治民之要務下文必有良法精意可爲萬世法者惜乎其皆缺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此列五紀之名當爲五紀章之上。次之以五紀何也聖人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而以人事協於天道堯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者也故以五紀繼八政也

庶徵章後自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乃推歲月日星之得

失與此文正相表裏疑卽五紀章之下而錯簡於彼者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此立皇極之綱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

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推皇極之義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

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此詠皇極之盛

三德章後自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所言乃會極歸極之

義與三德不相涉且以韻讀之亦與會極歸極相叶疑在
歸其有極之下亦詠皇極之盛而錯簡於彼者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此結皇極之旨
疇雖有九然尤重者皇極一章何者聖人之治天下非徒
使之安享太平之福而已誠欲正其心使無邪慝也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皇極一章所以一道德同風

俗而使民皆歸於仁也蓋聖人履中蹈和固已立四方之標準然天下之民智愚不齊賢不肖互異或任其情性之偏或染於習俗之惡淫朋比德所在有之勢不能歸於一是以聖人斂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一人有善我得而賞之一人有惡我得而罰之於其有猷有爲有守者則錫之福而無好德者不得與焉然後天下咸望聖人之極而會歸之淫朋比德無所施其巧即有一二敗類者而爲衆所不容亦漸化而之善久之而遂習爲固然蕩蕩平平莫不

遵王之道所謂道德一而風俗同者此也是以成周之治幾於唐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豈不因於此哉自周之衰聖王不作國異政家殊俗由是楊墨之言得以大行於世秦漢以後益不復以化民成俗為事郡縣鄉亭莫不自為風氣鄉曲之豪皆得而養鼓煽惑之而唐虞三代之盛遂不復可覩矣然則此篇者誠聖人經世之要務學者所當盡心者也故今表而出之○按此篇所謂王道也歟五福以斂錫庶民而使天下會其有極不罹於咎即孟子所謂

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也必如是始足爲王道儒者多談王道而罕有論及此者何歟其後晉文定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大蒐以示民禮其意亦本於此然氣量之大小心術之純雜迥不相侔學者比而觀之則王霸之分皎然可見矣世儒多薄桓文至有謂漢在桓武之間者無論無偏無黨遵道遵路非漢所敢望即示信示禮漢亦寧有類此者乎非惟貌桓文亦淺之乎視武王矣學者熟玩此篇則知三代之治遠非後世之所及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此列三德之名。次之以三德何也所以助建極之事也斂五福以錫民可以會極而歸極矣然人之性情各有所偏與其使畏威而寡罪不若使就學而益明故以此三者正之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推三德之義。正直順而導之也剛克柔克矯其偏而變化之也勝其偏之謂克孔子所謂克己復禮者也平康

則無所用於克導其先路可矣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所以制其太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所以補其不足此先王之所以育人材正風俗而使咸歸於中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之治天下必合衆人之智以爲明非但謀及卿士也抑且謀及庶人然其權則不可以下移所以辨上下而定

民志也顧明作威福者猶易制而暗作威福者最難防魯季氏齊陳氏明作威福者也晉荀寅求貨不得則不使晉救蔡范鞅以裼楯之不獻於已則言於晉君使執樂祁荀躒納祁勝之貨則使晉君滅祁氏羊舌氏而晉遂以不振此皆暗作威福者也是以聖賢之君必勤政擇人以杜其源明目達聰以過其流皆恐其權之下移也權一下移則非但害於家而凶於國也而居高位者惟財賄之是貪在下位者惟鑽營之是尚風俗自是大壞人安得不側頗僻

民安得不僭忒也是則此數言者乃聖人御世之大綱然與三德之義無涉蓋皇極章中文而錯簡於此者說已見前皇極章中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列稽疑之名。次之以稽疑何也所謂與鬼神同其吉凶者也庸人皆自以爲能知故常無疑賢人間有疑者惟聖人常自以爲不知故決疑爲要務非但訪於人也又復

質諸鬼神此聖人之所以爲明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
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此推稽疑之義○君從而龜筮從吉卿士從而龜筮從亦

吉庶民從而龜筮從亦吉在上者之謀不必定勝於在下者也是以聖人廣搜博采不以已所見遂以爲然人所見遂以爲非不然謀及卿士固已𦙶矣乃復謀及庶人誰屑爲之無怪乎聖人之能通於鬼神也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舊說以爲占用三人非也此但言於占者之言當從其多者不當從其少者耳非限以三人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

庶草蕃廡

此列庶徵之名。次之以庶徵何也此聖人燮理陰陽之事所謂與四時同其序者也肅乂哲謀聖修身事耳貌言視聽思之得其正耳而其效乃至此甚矣五事之所關者大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此推庶徵之義。吾閱休徵而不知其故也觀咎徵始知

之豫則恆燠急則恒寒理固當然然則肅之時雨乂之時暘哲謀聖之時燠時寒時風亦皆理勢之自然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文疑係錯簡說已見前五紀章中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此列五福六極之名當爲五福章之上此下當有缺文推五福六極之義○次之以五福六極何也所以終建極之事也賞罰之權操之自上然後能使人協于極故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文之下蓋敘所以歛之數之之事惜乎其文皆缺不得而見之也

僞孔傳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自後說尚書者皆沿之余

按洛之出書惟見於易大傳而亦不言其時不詳其事其他經傳絕無言及此者至西漢時讖緯之學日熾始以河圖洛書爲說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禮緯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則而象之乃作八卦自是學者始傳河圖洛書之數以推禍福然如所言則洛書與河圖皆伏羲畫卦時事與禹之九疇無涉也其以洛書爲卽九疇者劉歆耳讖緯本異端之學而歆尤穿鑿附會

往往悖經戾傳而不自知觀其作符命以媚莽其說寧有依據然大儒皆遵之不敢有異詞噫其亦異矣且世所傳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其中央今九疇之數爲五者四爲三爲七爲八爲十一者各一無數者一與所傳洛書之數皆不合何所見九疇之爲洛書者潛室陳氏以爲洪範一二三四五之文卽洛書一二三四五之數五行卽所履之一五福六極卽所戴之九然則何所見一之當爲五行三之當爲八政八之當

爲庶徵又何所見三之必非三德八之必非八政一之必非皇極而五之必非五行乎以全不相涉之數而强取而合之毫無義理而後儒皆信之間有一二疑之者則斥之曰彼不精洪範之學耳然則孟子之闢楊墨韓子之闢佛老亦可謂之不精楊墨佛老之學乎且吾未見精此學者之果能言其所以然也大抵唐虞之世年歲久遠文獻無徵不可以强通之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書言九疇吾知九疇而已書言天錫禹九疇吾知天錫

禹九疇而已九疇之爲洛書天錫之爲神龜所負吾不得
而知也世之學者不務求五行五事之實以闡禹箕子之
蘊而苦思勞慮以九疇牽合於世所傳洛書之數吾不知
其爲何心也惟林氏以爲洛書之說不可深信洪範發明
彝倫之敘本非由數而起其識獨爲卓然惜未得見其全
文也故今不載洛書之事大抵宋儒之說沿於漢晉諸儒
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猶少而沿於劉歆王肅者頗多
是誠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謹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

推漢儒以與宋儒角此不過因幼時讀宋儒注日久故厭常喜新耳其實宋儒之說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漢儒安得盡是理但論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漢宋之見也蓋凡學人性情多好博覽强記不肯專取一事平心殫力以求其首尾故及其久也遂忘其說之出於何人衍於何書而但習熟耳目以爲固然是以每沿前人之誤而不之覺至有斥其人鄙其學而恒襲其說而不自知者宋儒亦然今人亦然未可以此而笑彼也○周書中義最精深而文復

明暢易解者無如洪範立政無逸三篇前正錄中已言之矣盛衰通考闡立政之藴也續考發無逸未章之旨也獨洪範一篇未及詳疏其義故復爲此以闡發之篇中缺文錯簡頗多前人罕有言者姑據鄙見摘出數則以待精於尚書者决之

豐鎬考信別錄卷之三終

道光四年東陽署中刻